

文人雅事

张伯驹的诗钟和诗谜

□ 任 冬

1961 年,张伯驹完成《素月楼联语》,在自序中说:“中国对联在世界上为独有之文学艺术。因汉字之独特构造,我国诗歌自然由古乐府发展到律诗,而对联即律诗中之腹联也。至清中叶后,福建盛行诗钟,亦为对联之一种。”作为对联之一种的诗钟,大约出现在清朝嘉庆、道光年间的福建八闽地区,是当时文人限时吟诗的一种文字游戏。

张伯驹说:“诗钟源于福州,时在清嘉庆,林文忠则徐在《雪鸿堂初集》中有折枝诗句即是。”诗钟限一炷香工夫吟成一联或多联,香尽鸣钟,故名“诗钟”。诗钟比一般对联在格律上

要求更工整,内容更含蓄,甚至类似谜语才好。张伯驹对诗钟情有独钟,故而经常呼朋引伴,饭后以诗钟自娱。

诗钟分嵌字体和分咏体。张伯驹说:“余即最喜欢作分咏体而不喜嵌字体。”所谓分咏体,以毫不相干两题上下分咏,有时妙语天成,较嵌字体尤饶意趣。张伯驹的诗钟常于毫不相干之两题,妙手偶得,佳制天成,意趣横生,如天造地设,虽鬼斧神工,难穷其妙。比如,以“连鬓胡子、牡丹”为题,张伯驹集句: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狂心更拟拆来看。”以“杨贵妃、近视眼”为题,张伯驹集句:“承欢侍宴无闲暇,对影闻声已可怜。”以“科甲翰林、葺子”为题,张伯驹集句:“一朝选

在君王侧,终岁不闻丝竹声。”以“美男子、尿壶”为题,张伯驹集句:“好向中宵盛汉濯,焉能辨我是雌雄。”以“杜牧之、白干酒”为题,张伯驹集句:“刻意伤春复伤别,不惟烧眼更烧心。”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谈到诗钟,张牧石曾说:“这种文人游戏虽小道,但非博学和才情高超者很难为之。”张伯驹的诗钟不仅格律工整,内容含蓄,而且自然天成,了无斧凿痕迹,正见其博学多闻,兼以才情高超。

但遗憾的是,如今南北各有词社,诗人创作旧体诗以歌颂新世。诗钟则属雕虫小技,已无人再从事于此了。诗钟已渐成绝响,因此,希望有更多喜爱此道者,将诗钟这一传统文化承续下来。

说完诗钟,我们接着简单说说诗谜。诗谜以五言诗或七言诗一句为谜面,是谜语之一种,和诗钟一样,也是文人雅好的文字游戏,最能考量参与者的才学。张伯驹乐此不疲,常与故交新知雅集,颇极一时之盛。

张伯驹说:“我等为诗谜戏,赢者不得将钱拿走,交一人为次日聚饮之费,亦即输者为主人,赢者为客。余每开诗谜,尚多作座上客也。”张伯驹和诗友们进行诗谜游戏之时,往往佐以赌筹,作为次日聚饮之费。“输者为主人,赢者为客。”张伯驹颇为自得地说:“余每开诗谜,尚多作座上客也。”可见他赢多输少,其才学之高,不言而喻。

岁月回首

嘉兴南湖记

□ 杨 献 平

江南的风景在车窗外快速铺开,到处都是悦目的绿色,青翠秀丽。当年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时,我就萌生了沿着领袖和先辈的足迹,到南湖去拜谒、瞻仰的想法。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,但我曾无数次的脑海里想象那条船,在碧波之中承载着中国的曙色,于烟波翠柳之间,用理想信念的桨橹,划出了一条枝繁叶茂之路。

嘉兴,这座城市的街道宽敞整洁,行至嘉兴站,司机说,旁边就是当年中共一大代表从上海到嘉兴再到南湖的必经之路。

很难想象,是什么样的力量,让他们挺身而出,于堪称四面绝境、风声鹤唳的可怖氛围中,从祖国的南北方奔赴而来。“中国共产党”横空出世,“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”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,直到阶级斗争结束”“联合第三国际”,这些新生的句子让一个时代变得令人耳目一新。

江南小城嘉兴,百草丰茂,天空蓝得让人心神澄明,水静静环绕着,各种颜色的花朵灿烂地绽放着。这里的夜晚,流淌着生动的人间烟火气息。俯瞰嘉兴市区,只觉得这座小城蕴藏着无尽的生机。

远远看到南湖革命纪念馆,一种朝圣的感觉油然而生。我的脑海里随即展现一帧帧黑白影像。其中有江南生活场景,更有百年前先辈们经历的一幕幕惊险景象。

步入南湖革命纪念馆时,我的内心升起虔诚。很多往事看起来似乎遥远和陌生,却始终与我们息息相关,贯穿了整个国家的历史和未来。1921 年之前的南湖,似乎很难与当下的嘉兴乃至整个中国联系起来。可就是在这样的一片湖水汇流之地,一艘船载着华夏民族绵延的历史和危难时刻的家国命运,在一群人讨论、宣读与宣誓之后,迸发出耀眼光芒。

进入馆中,我看到的是风雨飘摇,是列强的坚枪利炮,以及彼时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左冲右突;也看到

了南湖冲天而起的火焰。看着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,我感受到他们的目光中跃动着睿智的光芒,闪烁着坚毅的神采,更饱含着对理想的执着与信念的坚定。那目光明净而又充满直抵人心的力量,让我心生感动。

我想到,漫漫长夜中奔行的,是旷野幽谷的火焰与光亮,是耀眼的红飘带,是炮火硝烟之中的劳动生产、血与火的牺牲和凝聚,是理想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疾速流播与照耀,是东方巨龙和醒狮的雄壮求索与庄严宣告。他们的面庞虽然清瘦,可他们的目光始终炯炯有神,好像在看着我们,又好像凝视着远方。他们在天地之间经历的艰难困苦与创造,构成了中华民族翻天覆地、气壮山河的恢宏画卷。作为一名党员、一个中国人,回望来路,那种惨烈与激越、悲痛和欣喜,让我心潮澎湃却又难以言表。出门之后,惠风和畅,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崭新美好,就连繁茂绿树上的少许枯枝、绿地里的几根杂草,也显

得格外亲切。

一个上午的拜谒与瞻仰,好像过了几个世纪。诸多的影像与旧物得以复活,历史在这里凝结、绽放,其中有轰然的开辟,激昂的奔跑,蹒跚的前行,转折的胜利。

出馆,身披金色阳光,我去瞻仰停泊在南湖中的那艘游船。平静的湖面上荡漾着黄金丝带一样的道道粼光。那艘红色的船,灯塔一样,在海盐塘、平湖塘和嘉善塘汇流的水面岿然不动,风姿依旧。这只是当年南湖中一艘普通的游船,还不是其中最大的。就是这样的一艘船,却启航了一个崭新的中国;就是这样的一艘船,以理想信念开山架桥,让岌岌可危的大地上崛起了巍峨东方与大国尊严、民生福祉。

我靠近那艘船,想细看里面的陈设。我想,船中一定还留有当年的某种气息。我仿佛看到那些年轻的面庞,他们紧握拳头,目光炯炯,对着天空和大地,发出庄严的宣言。

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)

书林撷英

一杯“有深度的茶”

□ 王 紺

你是否也曾捧着一杯热茶,好奇这叶片里藏着多少光阴?是否厌倦了市面上千篇一律的茶文化随笔,想找一本既靠谱又好读的“真东西”?这一次,考古大家王仁湘用铲子和古籍为你泡茶,每一口都是历史的回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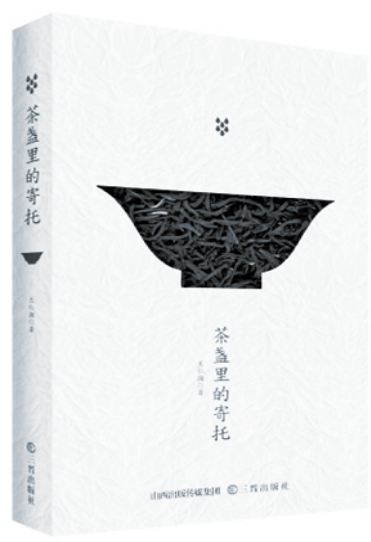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《茶盏里的寄托》的优长,可以概括为三点:

考古实证打底,拒绝空谈茶趣:不是文人墨客的感性抒发,而是用出土的茶器、遗址的痕迹、古籍的记载说话。从新石器时代的“茶祖”遗存到唐宋的茶器巅峰,每一页都有“硬核证据”,让你看清茶如何从山野草木变成贯穿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。

大家写小书,专业但不晦涩:王仁湘先生深耕考古数十年,却用轻学术的笔触拆解专业知识。没有拗口术语,没有枯燥论证,就像一位懂行的老友坐在你对面,边品茶边聊茶的前世今生。

百余张珍贵影像,让历史看得见:书中收录了百余张考古现场、文物细节的高清图片——带着土痕的古老茶碾、釉色如初的宋代茶盏、古人煮茶的壁画……图文交织,仿佛亲手触摸千年前的茶器,沉浸式感受“茶里的中国”。

《茶盏里的寄托》搭建了一个“茶文明坐标系”:以考古发现为经线,标记茶的时间轨迹;以文献考据



《茶盏里的寄托》,王仁湘著,三晋出版社 2025 年 8 月第一版。

为纬线,铺展茶的文化版图。读它,你不仅能知道“古人怎么喝茶”,更能明白“茶为什么能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”——从祭祀中的神圣祭品到文人的雅集标配,从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到寻常百姓的生活必需,茶的故事,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史。

你值得一杯“有深度的茶”,让王仁湘先生为你沏上这杯“千年好茶”,从此,每一口茶都喝得明明白白、有滋有味。

(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)

心灵深处

秋夜里的《梁祝》

□ 袁 枫

14 岁的那个秋天,暑气尚未完全退去,我却在县城工地的尘土里,提前尝到了生活的寒凉。为凑学费,我跟着工人们和水泥、打砖块,掌心的皮磨破了,碱性的灰浆渗进脚丫,钻心的疼在每一次抬脚时蔓延。

那天收工后,我斜倚在墙角,望着远处模糊的夜色,心里满是怅然。明天还能撑下去吗?

就在这时,一阵旋律从远处亮着灯的窗里飘来,像掠过江面的风,轻轻裹住了我。是《梁祝》,那时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,只觉得旋律里藏着说不尽的思绪。起初低缓凄美,像秋叶在枝头恋恋不舍地

摇曳,我的眼眶不知不觉湿了;转而激越铿锵,又似农人在田间挥镰收割的韧劲,把我心里的怯懦一点驱散。

那段旋律在秋夜里流淌,如一汪清泉洗去了我的疲惫。我攥紧了已经生茧的手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咬牙坚持,等弄明白这曲子的名字,也等凑够学费回到课堂。终于,拿着挣来的第一笔报酬,加上东拼西凑的钱,我重返校园。那时,路边的银杏叶正染得金黄。

在往后的岁月里,每次听到这曲子,我就会想起那个在困境里不肯放弃的自己。音乐藏着岁月的诗意,更藏着前行的力量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健康之友

不停清嗓子或是咽炎

□ 吴慧琳

频繁清嗓子,指的是在无明显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情况下,反复进行清理喉咙的动作,以试图消除喉咙中的异物感或不适感。出现此类症状时,需警惕咽炎的可能性。

咽炎大多由环境因素和不良饮食习惯引起,部分可因病毒性感染所致,常见症状包括咳嗽、发热、声音嘶哑以及吞咽时的异物感。以下方法可用于处理此类症状。

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:多饮用温白开水,有助于冲刷咽部,稀释痰液,减轻喉部不适感。尤其在干燥季节或环境中,更需确保摄入量足够水分,以缓解咽炎症状。

保持空气湿润:使用加湿器(维持湿度在 50%至 60%)、在房间放置

湿毛巾或晾晒湿衣服,增加室内湿度,避免咽喉干燥。

避免刺激性物质:远离二手烟、油烟和粉尘;定期清洗空调滤网,并减少冷空气对咽喉的直接刺激。

饮食调整:避免辛辣、过甜或油炸食物。

运动锻炼:通过跳绳、跑步等运动增强体质,同时避免身体反复受凉,减少咽部不适症状。

药物治疗: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板蓝根颗粒、喉宝片等中成药,具有清热解毒、润喉止咳的功效。对于过敏引起的咽炎,可考虑遵医嘱使用抗过敏药物,但需避免滥用或误用。

纠正不良习惯:如果频繁清嗓子是由于不良习惯引起的,应有意识地逐步纠正。

(摘自《中国家庭报》)

文坛走笔

越西行记

□ 吴佳骏

我黎明时起身,前往越西。

越西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,古称“越■”。“■”古同“邛”,鸟名,即子规鸟,别称“杜鹃”或“布谷”。每年芒种前后,子规声昼夜不停,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在催促季节,还是在催促随季节苏醒的天地生灵。

路上,透过车窗,我果真看到一只布谷鸟在田野上空滑翔。白色的腹部,灰色的毛羽,与苍穹中的云朵很搭。谷雨刚过,它就出来视察农事了。农谚云:“谷雨到,布谷叫;前三天叫干,后三天叫淹。”

到达越西,已是午后。越西河穿城而过。城两侧青山连绵,山顶云雾缭绕,如梦似幻。座座小白房,遍布山体,极目远望,仿若油画。倘若伫立河边,根本不用考虑取景角度,就能拍下一张美图。

先秦时期,越西属“西南夷地”。汉武帝征西南夷后设越■郡,纵贯凉

山越西南北的“零关古道”,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干线。往来背脚、挑夫、驮马络绎不绝,十分繁华。司马相如受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,所经路线“通零关道,桥孙水以通邛都”,即指此处。北周时期,设邛都县。及至宋元,邛部几易其名,明朝时恢复为“越■”。其间,它宛如一叶小舟,随时局的波涛载沉载浮。直到 1959 年,为便民之故,政府正式将越■更名为“越西”。

穿越层层历史烟云,我像一位闯入者,在越西的乡村游走。车辆沿着弯曲的山路颠簸前行,大有乘风破浪之感。路边野花怒放,黄色、红色和白色错杂。下车,我瞧见村口的木牌上写着“瓦岩村”。

村子周围,十棵树有七棵筑有喜鹊窝。作家海男说,这里是个干净的地方,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喜鹊在此栖居。我问诗人龚学敏:“你觉得这些喜鹊在干什么?”他笑答:“说不定在写诗。”我再次抬起头望着那些喜鹊窝,

那一个个粗黑的大窝,似乎真的有了诗意。它们不只孕育过生命,也承载了日月和风雨。鸟孵蛋一如诗人作诗,都在经历阵痛和幸福,也都在独对旷野和暗夜。

遐想间,耳畔传来幼童念书的声音,稚嫩而有力。我循着声音的方向,来到一间平房前,一位女教师正在教彝族小朋友学习汉语拼音。孩子们看见我,大声喊叔叔,丝毫不生分。我被孩子们的朝气所感染。几十年前,在重庆的一个偏僻村落,也是在一间平房里,瘦弱的我坐在课桌前。然而面对未知的世界,我的心里满是胆怯。教室外面,没有筑着喜鹊窝的大树,也没有喜鹊展翅飞翔的身影。

告别小朋友,我们朝瓦岩村的高处走去。空气越来越清新,负氧离子让人精神饱满,满眼绿色唤醒了沉睡的心。正前方,便是越西的神山——阳糯雪山,彝语称“俄落则俄”。此山终年积雪,好似常年披着一洁白白

哈达。其主峰毕头尖,彝语称“俄落拉克惹”,海拔 4791 米,是大凉山北部的最高峰。在阳光的朗照下,山峰银光闪烁,色调明快,令人神往。从阳糯雪山流淌而出的山泉,甘甜爽口,沁人心脾。

我和海男一边仰望雪山,一边聊文学,无意间提及诗人于坚。她说,每次限于坚出去采风,他只要见到类似阳糯雪山这样的圣洁之地,就会一个人默默地坐下来,沐浴在清风和暖阳中,与山对话,与水对话,与树对话,与草对话,与虫对话……他的那些诗歌和文章就是这么写出来的。我听后好生感动,半晌不能言语。

黄昏,该下山了。出村回越西县城的途中,我一直在想,好地方须有源头活水的滋养,文人同样须有源头活水的滋养。入夜,躺在酒店的床上,我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,喜鹊在飞,飞得很高,布谷鸟在叫,叫声嘹亮——怕是连梦之外的人,都听到了。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)

水
天
一
色

葛家林 摄

花
海

孙红光 摄